

# 中國之友羅素

陳涓涓

## 應梁啟超函邀來華

「中國有極古極繁複的文化，在現在世界當中，老的資格真可稱最。中國的習尚，和歐洲完全不同。中國從前在哲學上、音樂上，有過極大的貢獻，但這類藝術，全然獨立於歐洲影響之外，和古希臘文化各不相沾。……因此之故，我嘗勸有心改革的中國人，去自立方式，不要全然依賴在外人智識的幫助上」。

這是二十世紀先知先覺，哲學家、思想家拉塞爾·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一段至理名言，羅素一向鼓勵每一個人都應該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我們不必因為他是時代先知，就盡信他所說的話，但是身為現代中國人的我們，至少應該重視他啟發智慧，指示光明的言論。因為羅素是個學者，不是政客，他認為中國人不應依賴外人的看法，確實是值得國人深切反省的。中國是我們自己的，羅素以一個外人的身份，發表這番言論，我們除了佩服他超人的眼光之外，尤須自奮自勉，自立自強。

羅素是位可愛而平易近人的哲學家，他的哲學和人格深刻影響中國知識份子，尤其是活躍的年輕人。他曾應梁啟超的邀請在中國逗留了一年。民國九年(一九二〇)九月五日，由梁啟超設立主辦中外名學者公開演講會的「講學社」向政府建議：每年撥出二萬元邀請著名學者來華講學。梁啟超便邀請羅素，在訪問蘇聯後到中國來，那時杜威還在中國。

十月十二日，羅素由馬賽乘法輪抵達上海，同行的還有一位勃拉克小姐。當羅素接到梁啟超講學社的邀請信時，他正遭受到難以數計的煩惱，在政治上，他為了說實話，不惜犧牲朋友，於是他公開宣稱他對布爾什維克政權衷心憎惡，並且表示永無使他改變的理由，因為他根據歷史的先例而獲知，所有革命的狂熱，最後差不多都會像法國大革命一樣發展成爲帝國主義。認識他的許多朋友，爲了他的反戰而批評他，離棄他，甚而仇恨他，連一些保守派的人士也不重視他的話，反而把他描寫成「社會主義」的走狗，因此他成了兩頭不討好，人人嫌惡的烏鴉了。在情感上

，他亦正面臨重大抉擇，那時候，他正瘋狂地愛上勃拉克小姐，與他首任太太雅莉絲仍然貌合神離，可是勃拉克並不是他志同道合的朋友，羅素看破了列寧的殘暴，勃拉克却痴迷於布爾什維克的思想。在旅行歐洲時他們失去了聯絡。一九二〇年五月羅素訪俄，這是他一生的轉捩點之一，在俄國期間，恐懼感一直困擾著他，後來這種與日俱增的恐懼感形成一種無法忍受的壓迫，他認爲蘇俄簡直是個監獄的國度，不多時他便離開了蘇俄，就在這個時候勃拉克却到莫斯科去找他。羅素回到倫敦，立刻接到三一學院的聘書，請他返校任教，那時他正與首任太太雅莉絲鬧得毫無心緒在倫敦逗留，政治的壓迫，情感的煎熬，使羅素不再眷戀祖國，梁啟超的邀請函，中國的樂土，在他眼前浮動着、跳躍著，於是他不顧一切地把勃拉克從莫斯科喚回來，雙雙赴華講學，在中國渡過了非常愉快的一年。

他們決定到中國之後，辦手續的速度真是閃電式的，五天之內就辦妥了，他們以嶄新的姿態，迎接這一頁新的生命。但令他們訝異的是，抵

華後，碼頭上冷冷清清的並沒有人迎接他們，他覺得自己被戲弄了，和勃拉克商量是否應該「夾著尾巴滾回老家去」！可是又懷疑他啓程時曾預支旅費一百二十英鎊，誰會拿這一筆不小的數目開這個玩笑呢？兩人在碼頭上進退失據，不知如何是好，這時候，歡迎的人羣出現了，只因爲是主人弄錯了時間，否則誰會忍心把羅素扔在碼頭上，讓他去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 漫遊各地定居北平

他們在上海過了三個新奇，耀眼的日子，也是他們終身難以忘懷的，中國人爭娛嘉賓的熱鬧景象，第一次喝紹興酒的新鮮，手執雙筷夾菜的開心，他曾在倫敦的「祖國雜誌」上發表過這麼一段文字：

「抵華以來，我們過著最新奇和有趣的日子。我們周旋於半歐化的中國學生和新聞界人士之中。我發表了無數關於愛因斯坦，教育和社會問題的演說。有些學生追求知識的熱忱，真是前所未見。當某人開始發言時，他們的目光像餓鬼吃大餐的模樣。他們待我之殷，使我覺得很窘。」

我抵滬之日，他們盛宴洗塵。席上，他們像歡迎孔子二世一樣歡迎我。那天，上海所有華文報紙都有我的照片。勃拉克小姐和我向數不清的學校、教師會、議會等等演說。」

他深深地體會到了中國青年強烈的求知慾，他把自己形容成孔子二世，可見他受歡迎的程度，自然他的欣喜是難以言喻的，所以不多時，他對中國人的觀感也就大大的改變了，他

也承認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也許是早期留學生的表現讓他大大改觀吧！在某一個洗塵宴上，他的演說可以證實一切：

「好幾個中國人作餐後演說；他們有標準的英國作風，在這最必須的場合裏雜以笑談。這是我們跟中國人第一次的交往，他們談吐的流利和機智使我們有點驚訝。至此我纔覺得，文明的中國人竟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

羅素最初和中國人接觸，就能很快地看出中國人的優點，確實是他過人之處，中國人一向相信緣份，大概羅素命中註定和中國有緣吧！

雖然他們在上海僅停留了短暫的三天，却在他的記憶中印下深邃而永不可磨滅的痕跡。離開上海，他們到杭州暢遊了兩日三夜，西湖的風光美不勝收，在他心目中，認爲杭州勝過義大利，具有古文明之美。回上海時，遠道紫金山、渡長江、過漢口，抵長沙。一路上走馬看花，旅途勞累，筋疲力盡自不在話下，所以他們到長沙時，長沙正在舉行一個教育會議，大夥兒都希望羅素能停留一星期，每日演說，湖南督軍極力挽留，甚至答應事後，給他們一列直放武昌的花車，羅素還是渴望早日到達北京休息，僅答應停留二十四小時。可是，羅素實在太受歡迎了，這二十四小時內，他並沒有獲得絲毫休息的機會，他作了四次演講，兩次晚餐後的談話，連午飯後都得致詞。他們在湖南的落後地帶呆了一宵，嚐到臭虫的厲害，滋味雖然不好受，但是受重視的喜悅，心靈上的補償是勝於一切的。

旅遊十日，由長沙至北平，在北平的最初幾



中國之友羅素，他曾說過：

「我嘗勸促有心改革的中國人，自立方式，不要全部依賴外人智識的幫助。」

個月，真是快活無比，他們把所遭遇的一切困難和煩惱一股腦兒拋開，忘得一乾二淨，他們認為北京的友人不但可愛而且可親，甚至古都本身也美麗得不可思議。

羅素對中國樣樣東西都感到新奇有趣，甚至於佈置屋子也不例外，他不用伯明罕寄來的西式傢俱，而在北京買二手貨中式傢俱，就住在遂安伯胡同二號，家裏僱有一個小僮，一個車伕，一個廚師和一名做散工的縫紉婦，他認為小僮活潑忠誠，男廚善體人意，一切都滿意極了。

那時替他翻譯的是趙元任先生，羅素說趙元

任特別以自己能說英語雙關語而洋洋得意，他也承認趙元任的英語是頂呱呱的。有一回還鬧個笑話，那時趙元任回國的原意是結婚，正鬧著戀愛，他本來和羅素住在一起的目的是想早晚討論和研究，誰知他除了替羅素翻譯外，便溜到森仁醫院和楊步偉醫生聊天，趙太太就是這樣被追上的。

有一天，趙元任正替勃拉克翻譯，看見楊步偉醫生陪同友人進場來，也許趙先生有點癡迷吧！居然說溜了嘴，把「Unmarried men and unmarried women」譯成「沒有嫁的男人，沒有娶的

女人」，惹得哄堂大笑，也落了個笑柄。不久，趙先生結婚，因遭人忌，掀起了一場風波，也多虧羅素仗義直言，羅素很重感情，也够朋友。他的心靈像浩瀚的大海一樣，足以包容他所接觸過的所有優秀人物的性靈精華，同時也是位極重感情的人，與朋友談天辯論，構成了他一生中最愉快美妙的時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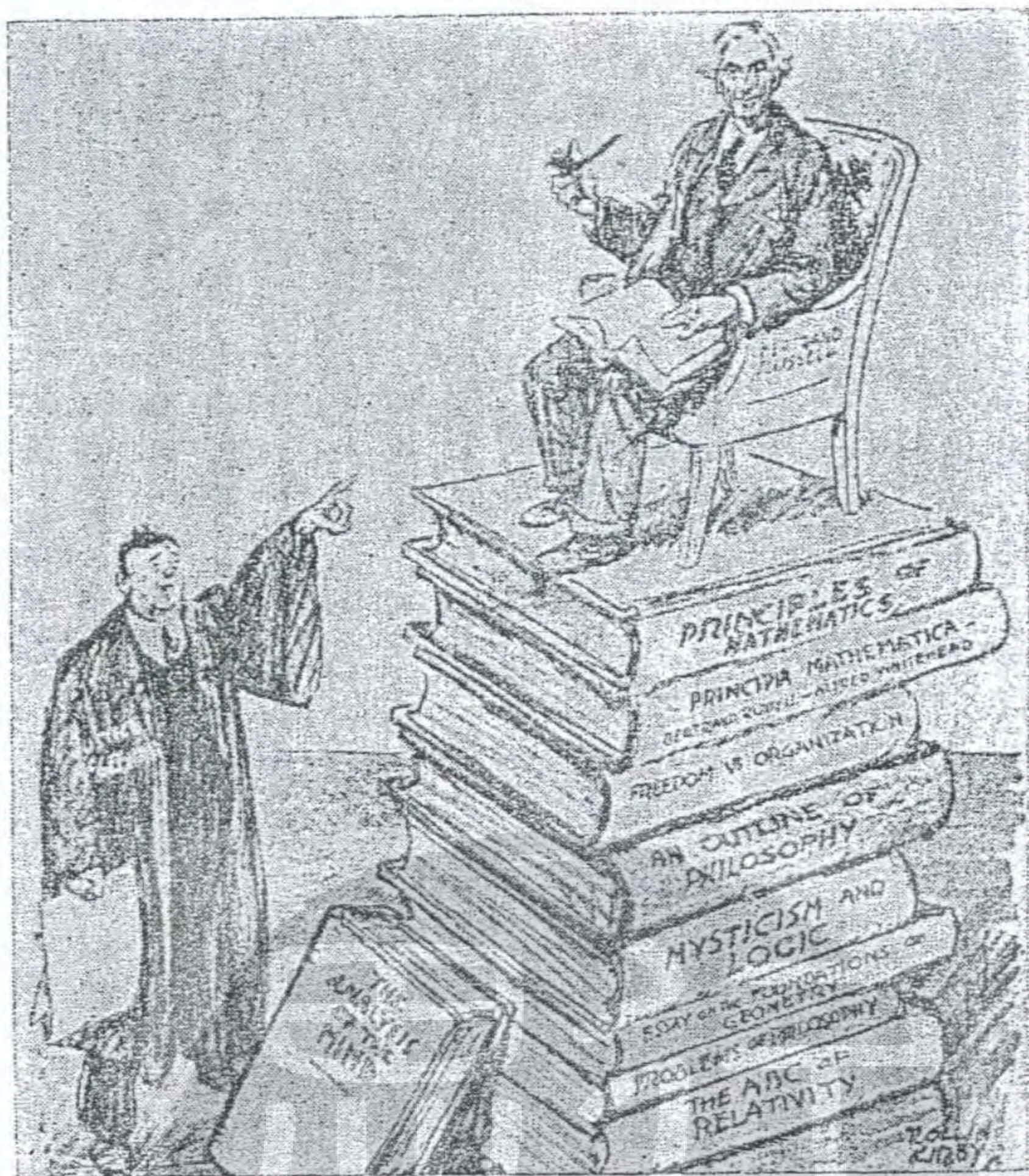
可是他有一位至死不渝的愛人——真理，他永遠也不會違背他，在真理與友情發生衝突的時候，他最後總是忍痛犧牲了友情的歡樂，而選擇了孤獨的真理，羅素就是這麼真的一個人。



哲學家、數學家也不免風流成性，這是和他一生有重要關係的三位女士：（上）以情婦身份伴他訪華，終為羅素第二任夫人的勃拉克小姐。（中）羅素的第三任夫人斯賓莎。（下）有夫之婦葛麗蒂，也曾為羅素的膩友。

賜賻折現葬此老狗

羅素在北京主要的工作是在國立北京大學授課，他認為北大是非常值得重視的學術機構，他讚揚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和副校長蔣夢麟是熱情獻身於中國現代化的人物，尤其推崇蔣夢麟是他所知道的最真誠的理想主義者之一。他亦非常地



「猥褻的寶座」此一諷刺羅素的漫畫發表於一九四〇年，英美保守人士視羅素為傷風敗俗的人物，他已結婚三次，又和其他的女人有過特殊關係。

稱頌「五四」時期，中國青年追求知識的熱誠，要比歐洲知識分子更開明更寬容。

他第一次參加北大的座談會是在一九二〇年十月左右的一個晚上，在北大馬神廟校舍，胡適、趙元任、張申甫諸先生均在場，由趙元任教授擔任翻譯，其時參與的還有吳敬軒（康）、葉石蓀（麟），朱謙之等哲學教授，英國文學系教授

羅志希（家倫），經濟系教授張國燾暨五四運動與文學革命時代著名的教授學生四、五十人，濟濟一堂，熱烈地討論各種主義，例如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和哲學派別等，後來羅素追憶，曾主持一個高年班學生的討論會，班上幾乎全是布爾什維克分子，他們往往一個接著一個地溜到莫斯科去，至於是不是這一次的討論會，就不得而知了。

羅素和杜威（美國哲學大師）同時在北大法科（原譯學館）分班授課。羅素隨講隨發講義，授課時，不用翻譯，由同學直接聽講，那時一班的同學，約有二十餘人。大家也很少發言。羅素時常坐人力車到校上課，因為那時汽車很少，有時經常

會有同學碰到他和勃拉克小姐到東安市場遊覽，紅光滿面，精神奕奕，神情極為怡然自得。

羅素在中國停留了一年，差點就永遠留在中國了，因為他突然罹患重病，連醫生都認定他已病入膏肓無藥可救，日本記者再三探詢他的病情，勃拉克總是支吾以對，日本報紙以為羅素已經病逝，隨即發出訃聞，消息由日本傳至美國，轉而至英國，親朋好友，紛紛來函致哀。北京的中國友人願意在西湖火葬羅素，然後建造祠堂，以資紀念。可是羅素却一反常人對死亡的恐懼，他一息尚存，仍抱著愉快的情緒讀訃聞，他一直渴望著能有這麼一天，果然死得不費工夫。

也許是北京的冬天太冷，羅素不慎患了支氣管炎，最初不怎麼理會，也就痊癒了。有一天，幾個朋友邀請羅素到城外洗溫泉浴，吃茶。剛放下茶杯，羅素便開始發抖，抖了一個多小時，大家看情形不對，決定立刻回北京，途中，汽車的輪胎又爆炸，俟修補妥當，引擎又冷卻，他的僕人和勃拉克女士把車推上山頂，再推下山，引擎才發動，他們抵達北京城下，城門已關了，為了通知管理的人員重開城門，又耽誤了整整一個鐘頭，等他們回到家裏，羅素已昏迷不省人事了，勃拉克把他送進一家德國醫院，日間親自照顧他，夜裏則請城內唯一的英籍女護士照應。

羅素真的病得死去活來，自己除了作夢外，什麼也記不得，偶爾甦醒亦不知身在何處，連看護也不認得，待勃拉克告訴他怎麼回事後，他僅答「妙極」兩字，可是五分鐘不到，他老先生又忘得一乾二淨，需要勃拉克再重覆說一遍，更絕

的是連自己的姓名也不記得了。最初病發半個月裏，醫生每天黃昏都估計他會在日出前逝去，一個月之後，羅素的神智恢復正常，可是醫護人員仍告訴他，他會隨時死去。羅素自己却一點也不相信，他發高燒的時候還跟醫生頂嘴：「我沒事，我從來就沒這麼舒服過……」他問勃拉克的生日是那一天，並且告訴她說：「妳最好現在向我要禮物，不然到時候，我化成灰了。」他又補充一句，如果她沒錢的話，只要在報上刊一則廣告即可，僅十六個字：「羅素歸西，如蒙賜賻，請折現金，葬此老狗」羅素就是這麼樂觀的一個人，臨死仍充滿百折不撓的勇氣，開朗的襟懷和高度的幽默感，尤其在康復期間，雖然身體仍虛弱不堪，但是神情却快樂無比，實際上，他康復期間的病情，醫生一點也不表示樂觀，主要是左右肺發炎，其次是心臟病、腎病、痢疾，以及靜脈壁發炎，而他却能逃過這次大劫，豈不是意外的可喜嗎？他本來自覺活下去沒有多大的價值，拾回生命之後，他的觀念完全改變了，窗外的樹影，泥土的氣息，甚至於日光、風聲，都足以激發著他的求生慾，誠然，生命對於他確實是寶貴的。

### 由衷建議語重心長

臥病在牀的那串日子，勃拉克對他的照顧真是無微不至，她的愛心使羅素不再計較外界給他的紛擾，全心全意地養病，同時勃拉克懷孕了，對他來說，更是一個新的希望，他一直渴望享受兒女繞膝的情趣，能够傳宗接代的喜悅，是難以言喻的。雖然羅素並未和首任夫人雅莉絲離婚，他們並沒有正式結婚，但是世俗上的繁文縟節對

於以叛逆見稱的哲學家，那值得重視呢？他結過三次婚又和其他的女人有過關係，英美的保守人士視為傷風敗俗的人物，他却我行我素真可堪稱「博愛」呢！他爲了陪同勃拉克回國分娩，也顧不得尚未痊癒的病體，撐著拐杖，蹣跚地離開中國，那時候是民國十年（一九二一）七月十日，他在中國停留了將近一年之久。留華期間，羅素曾發表了不少一針見血的批評和應該受到重視的建議。在政治方面，他認爲赤貧的中國，最好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所以他建議由憲政論者，聯合有愛國心並且具有世界心懷的民衆，以公益精神支撐一個議會政府，致力制止軍變和脫離外國人的操縱，但是中國人並不歡迎這些論調，誠然是可惜的。在經濟制度方面，他說：「中國最慘的是讓外國資本家控制了經濟。」所以他認爲對中國的經濟而論，加強國家的力量是上策，最急切的問題是迅速增產，試行國家資本主義，避免過度的官僚獨裁，避免犧牲倫理而過份地強調經濟因素，同時應注意發展未來的民主和自由。關於教育方面，他以爲應和實業一樣，擺脫外國人的控制，否則會使中國的莘莘學子成爲西方文化的奴隸，所以他建議：「中國所樹立的目標，應是保留中華民族的特徵，例如謙恭禮讓，坦誠待人，和氣慈祥，並且吸取西方科學的知識，運用在中國的實際問題上。」他相信中國保留本身的哲學，要比採用西方的侵略態度高明得多了。

羅素是個和平主義者，他直言不諱地反對西方的黷武主義和侵略主義，在中國，他找到了靜謐、和平、仁愛和忍讓的生活，這就是理想的人生。中國郊外的農民生活更令他神往，他批評西方人的道德在壞的方面是惡貫滿盈，橫衝直撞。因此他會和杜威唱反調，當時杜威和「五四」的中國新知識分子都普遍鼓吹西方思想，反對中國傳統的倫理和哲學。羅素却堅認「西方傳授給中國的不該是道德或是爲政之道，而是科學技術，科學方法，至於西方人應向中國學習一種正確的人生目的。」更值得一提的是杜威、馬克斯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及中國青年會人員都攻擊孔家店和中國傳統，唯有羅素很難得地闡明道家熱愛自然的道義，援引中國傳統的人生哲學，他確能體認到中國人的性格和文化的美德，雖然他無法協助中國達成他所倡議有效的政府和經濟制度，但他也能瞭解中國爲了應付西方和日本的侵略而恢復軍事措施，鼓舞公益精神，愛國主義或西方民族主義。他曾說：「我熱愛中華民族，但顯然的爲抗拒敵意的黷武主義，必定損害其文化成分。若非被他們敵人的缺點征服，就是要吸收那些缺點的大部份，中國人於此，似乎不能有所抉擇。」

羅素對於中國問題的分析是正確的，他回到英國之後對於中國仍深深地懷念著。他很感嘆英人對中國的隔膜，於是寫了不少論析中國問題的文章，並結集成書，向歐美人士，展示他的深睿見解，讓英國人對中國有另一番正確的評價。差不多近半世紀以來，他在某些場合仍津津樂道中國的美好，他曾向友人訴說重訪中國的希望，這位和平主義的學者，喜歡清靜，不愛熱鬧，他懷念中國，爲中國賣力，他在中國的見聞軼事，零星片斷所構成清晰的畫面，也將永遠浮現在我們心目中，腦海裏。畢竟，羅素這個人是可愛的。